



*The
Secret Garden*

秘密花园

【美】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著

郭泉洁◎译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The Secret Garden

*Frances Hodgson
Burnett*

秘密花园

【英】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著
郭泉洁◎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花园 / (美)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著; 郭泉洁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680-3086-1

I. ①秘… II. ①弗… ②郭…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62704号

秘密花园

(美) 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 著

Mimi Huayuan

郭泉洁 译

策划编辑: 王京图

责任编辑: 陈锦剑

封面设计: 伊 宁

责任校对: 北京佳捷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监印: 朱 玢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电话: (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录 排: 北京欣怡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印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人也没有了	1
第二章	“玛丽小姐，人格分裂”	8
第三章	穿越荒原	18
第四章	玛莎	24
第五章	走廊里的哭声	43
第六章	“肯定有人在哭——肯定！”	50
第七章	秘密花园的钥匙	58
第八章	知更鸟找到门了	66
第九章	最古怪的房子	76
第十章	迪肯	87
第十一章	画眉鸟窝	101
第十二章	“我能要一点儿土吗？”	111
第十三章	我是科林	122
第十四章	年轻的酋长	139
第十五章	筑巢	154
第十六章	“我不来！” 玛丽说	168

第十七章	大发雷霆	177
第十八章	“不能再拖了。”	186
第十九章	“它来了！”	194
第二十章	“我要永远——永远——永远活下去！”	207
第二十一章	本·威瑟斯塔福	216
第二十二章	太阳落山的时候	228
第二十三章	魔法	235
第二十四章	“让他们笑吧！”	250
第二十五章	窗帘	264
第二十六章	“是妈妈！”	272
第二十七章	在花园里	284

第一章 一个人也没有了

当玛丽·林诺克思被送到密西斯怀特庄园跟叔叔住在一起时，人人都说她是大家见过的最丑的孩子。事实确实如此。她的脸又瘦又小，身体也瘦削不堪，一头干枯的头发配着一副寒酸的表情。玛丽的头发是黄色的，脸也是蜡黄的。她出生在印度，不是生这个病就是生那个病。她的父亲供职于英国政府，总是很忙，也老是生病。而她的母亲是位大美女，整天只关心聚会，跟欢乐的人们一起享乐。母亲一点儿都不想喜欢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把玛丽交给一个女仆，并告诉女仆如果想取悦麦姆·萨赫比，就必须尽量少让孩子出现在自己面前。所以，当玛丽还是个孱弱、暴躁、丑陋的宝宝时就被别人排斥，而长成一个多病、躁动、蹒跚学步的小家伙后也还是被人排斥的。除了女仆的黑脸和其他的家庭佣人，玛丽从不记得见过什么熟悉的事物。大家总是什么都按她说的去做，否则麦姆·萨赫比就会因为被玛丽的哭声打扰而大发

雷霆。玛丽六岁的时候像头小猪一样又专横又自私。教玛丽读书写字的家庭女教师们也不喜欢她，总是不到三个月就会离开。每次有新的家庭女教师来，她们往往比第一个教师溜得更快。所以如果不是玛丽发自内心地想要学习，她可能永远都不会识字读书。

玛丽大约九岁时，一个可怕而炎热的早上，她恼怒地醒来。当看到站在床边的不是自己的女仆时，她更加生气了。

“你怎么来了？”她对陌生的女人说，“我不会留你的。把我的女仆叫来。”

女人看起来很害怕但只是说女仆不能来了。玛丽怒不可遏地对她一通拳打脚踢，她看起来更害怕了，但仍然只是重复说女仆不可能再来了。

那天早上，空气中飘荡着一丝神秘的气息。事情是不会按正常秩序进行的。在玛丽看来，那些整天匆忙、阴沉、苍白、恐惧的脸也没有出现，家里的佣人好像消失了。但是没有人告诉她为什么她的女仆没有来。整整一个上午，她其实有些孤单。最后她漫步到花园里，开始在靠近阳台的树下玩耍。她假装在做一个花坛，把猩红色的大芙蓉花插在一个小土堆上。玛丽越做越生气，嘴里咕哝着等女仆回来怎么骂她，还给她起名叫蠢猪。

“蠢猪！蠢猪！蠢猪的女儿！”她说，因为对于本地人来说，

被别人称为“猪”是最大的侮辱。

她咬牙切齿，一遍遍地重复着。这时玛丽听到自己的母亲跟什么人到走廊里来了。她的母亲正跟一个帅气的年轻人站在一起，用古怪的极低的声音交谈着。玛丽认识这个看上去还像个男孩的帅气年轻人。听说他是个刚从英国回来的年轻官员。玛丽盯着他，但更多的是盯着自己的母亲。玛丽只要有机会，就会盯着她看。麦姆·萨赫比——玛丽总是喜欢这样叫她——一位苗条、纤细、美丽的女人，她总是衣着得体。她的头发像卷曲的丝绸，长着精致的小鼻子和一双满含笑意的大眼睛，似乎在傲视一切。她所有的衣服都很轻薄，穿起来衣袂飘飘。玛丽说这些衣服“全是花边”。今天早上，这些衣服上的花边似乎比平时更多，但是母亲的眼睛里一点笑意都没有。她的眼睛瞪得很大，满是恐惧，恳求地看着年轻帅气的政府官员的脸。

“真有这么糟吗？哦，这是真的吗？”玛丽听到母亲说。

“太可怕了，”年轻人用颤抖的声音回答，“太可怕了，林诺克思太太。两周前你就该到山上去。”

麦姆·萨赫比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嗯，我知道该怎么办！”她叫道，“我只是留下来去参加那个愚蠢的晚宴。我真是个傻瓜！”

就在这时，从佣人的房间突然传来一声号啕大哭，她一把抓住年轻人的胳膊。玛丽从头到脚打了个冷颤。哭声越来越肆无忌惮

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林诺克思太太倒吸了一口凉气。

“有人死了。”年轻的男官员回答，“你没说在你的佣人中间已经爆发了。”

“我不知道！”麦姆·萨赫比哭着说，“跟我来！跟我来吧！”她转身进了房子。

之后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情，早上神秘的真相终于展现在玛丽面前。霍乱以最致命的方式爆发了，人们如蝼蚁一般死去。夜里，女仆感染了霍乱，就在刚刚死去了，因而佣人们正在棚屋里哀悼。第二天又死了三个佣人，其他人也都吓跑了。四周弥漫着恐慌的气氛，在平房里死人随处可见。

第二天，玛丽仍然在困惑和迷茫中把自己关在育儿室。她又被人遗忘了。没人想起她，也没人想要她，她对身边发生的怪事一无所知。玛丽每天哭了睡，睡了哭。她只知道人们都生病了，还听到许多神秘而可怕的声响。有一次，她爬进餐厅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桌子上放着被吃了一半的食物，似乎吃饭的人有什么急事，椅子和盘子看起来被匆忙推回了原来的位置。玛丽吃了些水果和饼干。她太渴了，喝下满满一杯葡萄酒。玛丽觉得酒甜甜的，但并不知道这酒很烈。玛丽很快就昏昏欲睡，她回到育儿室又锁上了门，因为棚屋里传来的哭声和匆忙的脚步声把她吓坏了。葡萄酒使她昏昏沉沉的，几乎睁不开眼睛。玛丽躺在床上，睡了一大觉。

在她沉睡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但她丝毫没有被哭声和平房里东西被搬进搬出发出的声音所打扰。

醒来后，玛丽平躺着盯着墙面。这座房子是完美的。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安静。她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包括脚步声，她很想知道经历了这场霍乱大家是否安然无恙，一切麻烦是否已经过去了。她也想知道女仆死后谁来照顾自己。应该会有新来的女仆，也许她会讲新的故事呢。那些老故事玛丽早就听烦了。她并没有为自己的死去的女仆掉眼泪。她不是个充满爱心的孩子，也从不关心别人。霍乱时期的嘈杂声、哭声、脚步声把她吓坏了。似乎没人记得她还活着，这让她很恼火。所有人都惊慌失措，谁都没想起这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小女孩。霍乱时期，大家人人自危。但等一切好起来，很快就会有想到要来找她的。

可是没有人来，玛丽一直躺在床上等着。这座房子似乎更加沉寂了。她听到毯子上有沙沙的声音，向下看时发现一条小蛇爬了上来，宝石般的眼睛正看着她。她一点儿都不怕。因为这只是个无害的小东西，不会伤害她。小蛇看起来急于离开这个房间。玛丽看着它从门上滑了下来。

“静得有些古怪，”她说，“除了我和小蛇，这里好像没人了。”

紧接着她就听到走廊里，然后是阳台上传来很多脚步声。这是男人的脚步声，他们走进房子里低声交谈着。没人去迎

接或者招待这些人，他们像是自己开了门正朝屋子里看。“太荒凉了！”玛丽听到一个声音说，“那漂亮、漂亮的女人！可能也包括孩子。我听说是有一个孩子，但没人见过。”

几分钟后，他们打开了育儿室的门，玛丽正站在屋子中间。她看起来是个丑陋而愤怒的小东西，紧紧地皱着眉头。因为玛丽饿了并且被人们忽视让她感觉非常没面子。第一个进来的人是个大官，玛丽曾见过父亲与他交谈。他看起来疲惫而忧虑，但当他看到玛丽时几乎震惊得跳了回去。

“巴尼！”他大喊着，“这儿有一个孩子！一个孤零零的孩子！在这样一个地方！我的天啊，她是谁？”

“我是玛丽·林诺克思。”小女孩昂首挺胸地说。她觉得这个人把父亲的别墅称作“这样一个地方”简直无礼至极。“我在大家得霍乱的时候睡着了，现在只是睡醒了而已。为什么没有人来？”“谁都没见过这个孩子！”那个人朝自己的同伴喊道，“其实她是被忘记了！”

“为什么我被忘记了？”玛丽生气地跺着脚，“为什么没有人来？”

那个叫巴尼的年轻人悲伤地看着她。玛丽甚至看到他似乎为了掩饰自己的眼泪而眨了眨眼睛。

“可怜的小孩！”他说，“没有人能来了。”

玛丽突然惊异地发现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他们都已经去世，

在夜里就被抬走了。只有个别的佣人没死但也都尽快离开了这座房子。没人记得还有一位玛丽小姐，所以这里格外安静。除了玛丽和那条沙沙作响的小蛇，房子里确实没有人了。

第二章 “玛丽小姐，人格分裂”

玛丽喜欢从远处欣赏自己的母亲，觉得她很漂亮。但是玛丽对母亲知之甚少，因而不能指望她爱自己的母亲或者在母亲去世后会思念她。玛丽一点儿都不想她。事实上，她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全部精力都在自己身上。一直以来她都是这样的。如果玛丽上了年纪，肯定会因为被独自留在世上而焦虑万分；但她还是孩子，并且觉得会一直有人照顾自己。玛丽现在正思考着如何取悦别人，因为她希望人们能像女仆和其他佣人一样对她有礼貌且让她自由成长。

起初玛丽被带到英国牧师的房子里，她就知道自己得离开。她根本就不想留在那儿。英国牧师家里很穷，还有五个几乎同龄的孩子。这些孩子衣着破旧，总是互相争吵、抢夺玩具。玛丽讨厌这里脏兮兮的房子，也讨厌这些人。她来这里没两天就没人愿意跟她一起玩了。第二天，这些孩子还给玛丽取了个绰号，可把她给气坏了。

是拜罗先想到这个绰号的。拜罗是个小男孩，长着粗鲁的蓝色眼睛和朝天的鼻子。玛丽很讨厌他。玛丽像霍乱爆发时那样，独自在树下玩耍。她想弄一个土堆，铺一条通向花园的路。拜罗走过来站在旁边看着她。他看得津津有味，突然提了一条建议。

“你为什么不在那里放些石头当作假山呢？”他说，“就放在中间。”他斜靠在玛丽身上指着土堆。

“走开！”玛丽喊道，“我不喜欢男孩。走开！”

起初拜罗看起来很生气，后来他轻蔑地笑了起来。他总是嘲笑自己的姐妹们。他围着玛丽跳舞，做鬼脸，唱歌，大声地笑着。

“玛丽小姐，人格分裂。你种的花园该如何生长？银铃成列，贝壳遍野，万花筒排成一行行。”

他大声地反复唱着，直到其他的孩子听到也跟着笑了起来。玛丽越生气，他们就越唱道“玛丽小姐，人格分裂”。后来，只要他们在一起，他们就喊“玛丽小姐，人格分裂”。

“要把你送回家了。”拜罗对她说，“就是这个周末。我们都很高兴。”“我也很高兴。”玛丽回答，“家在哪儿？”

“她不知道家在哪儿！”七岁的拜罗满脸带着轻蔑，“当然是英国。我们的祖母住在那儿，去年我们的妹妹梅布尔去了她那里。”“你不是去找祖母。你没有祖母。你要去你的叔叔

那里。他的名字是阿奇博尔德·克莱文先生。”

“我不知道他。”玛丽生气地说。

“我知道你不知道他，”拜罗回答，“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听父母谈起过他。他住在乡下一个巨大、荒凉的老房子里，没有人敢接近他。他脾气很坏，是不会同意别人去的。即使他同意，别人也不会去。他是个驼背，非常可怕。”“我不相信。”玛丽说。她转过身用手捂住耳朵，因为她不想再听下去了。

但是，后来玛丽反复想了很多。当某天晚上克劳夫德太太告诉玛丽不久就要送她远行，去英国找住在密西斯怀特庄园的叔叔阿奇博尔德·克莱文时，玛丽完全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搞得大家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个小女孩。大家也试图善待玛丽，但是当克劳夫德太太试图亲吻她时，她就立刻把头转到一边；当克劳夫德太太拍她的肩膀时，她一动不动。

“她真是个平凡的孩子。”克劳夫德太太怜悯地说，“她的母亲是如此一位美人，教养也好。玛丽是我见过的孩子中最不讨人喜欢的。孩子们叫她‘玛丽小姐，人格分裂’，虽然他们淘气，但是人们还是能理解这个意思。”

“如果她的妈妈能够带着自己的漂亮脸蛋和良好的教养多去育儿室的话，玛丽也许就更招人喜欢了。令人悲伤的是，现在这位美人已经去世了，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她竟然有个孩子。”

“我相信她几乎不看自己的孩子，”克劳夫德夫人叹了口气，“玛丽的女仆死后就再没人想起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了。想想佣人逃跑了，把她孤零零地留在了荒凉的庄园里。麦格鲁上校说他打开门看见玛丽独自站在屋子中央时，吓得魂儿都要飞出来了。”

一位职员妻子要送孩子去寄宿制学校，玛丽跟着她长途跋涉来到了英国。这位妻子非常喜欢自己的一双小儿女，也很乐意带玛丽去找阿奇博尔德·克莱文先生派去伦敦接玛丽的人。这个人是密西斯怀特庄园的管家，叫梅德洛夫人。梅德洛夫人有些胖，脸颊非常红润，有一双敏锐的黑眼睛。她穿着一件深紫色衣服，披着一件镶边的黑色丝绸斗篷，戴着一顶别有紫色天鹅绒花朵的黑帽子。她的头一动，头发就被帽子卡住了。玛丽一点儿都不喜欢她，但这也没有什么，因为玛丽极少喜欢别人；除此之外，显然梅德洛夫人之前对她也没有什么想法。

“哎呀！她是如此平凡的一个小东西！”她说，“我们听说她的母亲是位美人。可惜没有遗传给下一代太多，对吗，女士？”“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就会变好。”职员妻子善意地说，“如果脸色不那么蜡黄，表情再开心一些，她的五官是不错的。女大十八变嘛。”

“那她有很多东西要改变，”梅德洛夫人回答，“而且密

西斯怀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孩子变好的——如果你问我的话！”她们以为玛丽没在听，因为玛丽站在距离她们稍远些的地方，就站在她们去的那家私人旅馆的窗下。玛丽正看着过往的公共汽车、计程车和人群，但是她听得一清二楚。现在她对自己的叔叔和他住的庄园充满了好奇。那里会是什么样的地方，叔叔会是什么样子呢？驼背是什么样子呢？她从来没见过。也许在印度没有人驼背吧。

因为她跟别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女仆，她感到非常孤独，萌发了许多从来没有过的怪想法。她开始觉得即使在她的父母还活着的时候，她似乎也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其他的孩子似乎属于各自的父母，但是她从来都不是任何人的小女孩。以前，她有佣人、丰盛的食物和美丽的衣服，但从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不知道这是因为她不讨人喜欢，不过当然了，她并不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她经常思考其他人是怎样的，但她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自我。

她觉得梅德洛夫人是她见过的最令人讨厌的人，长着扭曲的脸，带着优雅却普通的帽子。第二天，她们启程去约克郡，玛丽从车站走向火车车厢时，仰着头尽量与梅德洛夫人保持距离，因为她不希望别人看出来她们是一伙的。一想到人们可能认为自己是梅德洛夫人的女儿，玛丽就很生气。

但是，梅德洛夫人一点儿都不受玛丽及她的想法的影响。